2017年9月15日 星期五 电话:28823915
责任编辑:罗小玲 美术编辑:赵 强 校对:马晴春
株洲日报

■原载炎陵县《神农风》

游炎陵铁瓦仙

何美琪

周末约了几位好友一起去了位于炎陵县大院农场与石洲乡交界的一个景点——铁瓦仙。登山、散心、锻炼、洗肺,也算户外运动,减下压吧。

沿着石板路拾阶而上,路面有点湿滑,有些地方还布满了苔藓,因此一些险要路段加了铁家防护。道旁古木参天,落下厚厚的枯叶,铺满了一层绒毯,据说这里一到春天会有很多杜鹃,单是杜鹃种类就有二十多种,有白的、淡紫的、火红的、淡蓝的、粉红的……不一而足。小径崎岖,峰回路转,时骤时急,平坦时风轻云淡,陡峭时可要前人足底。在荫翁里走着,如走进一条阴凉而幽深的长廊,珍贵的银杉群和红豆杉群随处可见,葱郁挺拔,偶有奇面猴悠闲地落着秋千,松鼠审上审下,好奇地打量游人,受惊的锦鸡留下惊鸿一瞥,就不见倩影……动静相宜,人、动物、自然浑然一体,如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

白花花的阳光洒在身上,卻并不炙热,反而温柔得令人有些微醺的醉意。约摸走了四十多分钟,说说笑笑间,临近峰顶的铁瓦仙就近在眼前了。放眼四望,山岳重叠,绿海苍苍,山下稻稻梯田,座座村庄,白云环绕,美不胜收。真是"岩山不盈千秋画,流水无尽万古琴。"好一处人间仙境!

爬到山顶,便见一派田园风光,菜地里瓜果飘香,长势茂盛,数千崇山峻岭间,平添几分活力和朝气。白须飘飘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修道士见我们来了,一边热情地倒茶,一边娓娓讲述铁瓦仙的由来。铁瓦仙又叫团苍庙,是一道教场所,海拔1784米。相传炎陵有"五子"(即神农天子、罗浮李子、铁头太子、孟婆女子、钟馗才子),铁瓦仙就是铁头太子的修道之处。铁头太子乃一绿林好汉,劫富济贫,深得民心。后率农民起义失败,便抽身隐遁,在这绿水青山、翠竹丹崖中修道养性、放情山水。整日穿布衣,苔草席,枕顽石,卧藤床,不问尘事。仙逝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便募资在山顶建一祠庙,供信女善男顶礼膜拜。因山高风大,屋顶盖着生铁瓦800多片,募捐者把姓名刻在铁瓦上,其中最大的一片铁瓦是宋朝浙江信士王陵昌敬献,长25寸,宽15寸,重125公斤。虽历尽百余年沧桑仍清晰可辨,"铁瓦仙"也由此而得名。

仙顶凸出人一巨石,酷似人头,传说正是"铁头太子"的化身,有额、眼、鼻、嘴,神工鬼斧,令人叹为观止。庙宇内香烟袅袅,我们倒卦祈福后,又意犹未尽地爬到仙庙后殿,那里有一岩洞,有三米宽十一米长,于峭壁悬崖中,如倒悬的钢。幽深黑暗的洞中,一泉眼从石缝间涓涓流出至小池。掬而饮之,清凉而甘冽,据说喝了可以祈福祉保平安,被称之为"圣水"。清康熙《酃县志》载"岩中有小池,石泉注入不盈不涸,兼多奇花异鸟名果,真神仙洞也"。在洞里只呆了一会,就觉冷风飕飕,一股阴凉之气自脚底升腾,赶紧从洞中出来,正午的阳光,白得刺眼,奇怪的是此时的太阳似乎已没了热度,微风徐来,凉爽宜人,如安了自然空调,真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我们拾阶而下,来到仙庙下去约二里的"吐雾岩","吐雾岩"真是名如其景,变化多端,神奇莫测。据说雨转晴无风时,吐出的雾气似一柱神香,直上云霄;南北风相会时,则云彩四散,好像无数只仙鹤在空中翩翩起舞;雨后斜阳,雾霭则呈现出五颜六色,好似朵朵莲花,又如彩虹紫绕,煞是好看。

游玩间,不觉已是中午时分,肚子也饿得提出抗议了,我们只好恋恋不舍地下山去。相信不久的将来,险于莽莽林海中的铁瓦仙,这位含丝带俏家芳神悠面纱的少女,会以自己绚丽的风光,独特的地理优势,深厚的道教文化,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成为一枝大放异彩的奇葩。

回忆录

■原载醴陵市《文笔峰》

翻山越岭去姨驰家

刘朋展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喜欢带着我走亲戚。他经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走亲走亲不走不亲。"其实,父亲的一席话,我只听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唯有父母亲才是我的唯一。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主动或被动地跟着走亲戚的次数与日俱增,因而也逐渐地增进了我与亲们的感情联络和得到了亲戚们的喜欢。

有一次,父亲在家休假突然间把我叫住说:"我今天没事你跟我一起去姨驰家里哦?"我一听去乡下兴奋得跳起来。可是,当父亲背着简易的行囊和我急匆匆地赶往汽车站时,班车已经准点发出。顿时,我懊恼地在地上跺着脚说:"车子,你怎么不等等我们呢!""没关系,我们走着去。"父亲安抚我说。

尽管父亲在跟我说着话,但我俨然一颗螺丝钉一样被钉在原地一动不动。

"走哇!"父亲看到我如此这般,心里也有些许的烦恼,他用他那巨大而有力的手一把拉着我的小手往外面走。在外力的作用下,我被机械地拖着往前倾斜。由于,父亲迈步跨度大且速度又快,我险些被路上的鹅卵石绊倒。

虽然说是在冬天,但是,我依然感觉自己的头上、胸前、背心窝如同生着一座火炉一样,一缕缕白色的热气不断升腾。

"爸,我热!"在我的央求下,父亲立刻停下脚步,帮我解开小棉袄搭在他腋下的挎包中央。

于是,父亲继续牵着我朝他联定的目标和路线前行。出了城,我们走田埂,翻山坡,过独木桥。不知不觉,我们已步行至黄大嘴的地界。此时,我问父亲还要走多久。他指着前面的几座山说"还有一会儿。""还有这么远啊!"我惊讶地望着父亲感叹道。

"爸,我脚痛哒!"突然,我感到自己的小腿肌肉胀痛难忍。

这时,父亲松开我的手,原下双膝让我骑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就这样,我骑在父亲的背上走在一条条陌生的乡间小路上。此时,我发现父亲的衣服以及裤腿上均沾满一些带着黄白色的草本植物颗粒。我多想下来为他拍打一下这些粘在身上崔兮兮的东西,或者用言语去表达父亲对我的爱意啊!但是,我不曾也不善于去表达,我心里十分清楚和明白:父亲,你真的辛苦了!

走完这些小路,父亲蹲下身子让我从他的头上下来,在那座最先看到也是最后一座山的山脚下歇息。

"伢子,我们马上就可以赶上你姨驰家的中午饭了。"此时,我在不断地打量着父亲。他从挎包中掏出毛巾不时地擦着脸上的汗水。其中的艰辛唯有他自己最清楚和最明白。

"走,我们继续赶路。"休息片刻后,父亲站起来对我说。

他走在我的前面,我跟在他的后面。在突然起伏的山路上行走,眨眼的功夫就找不见父亲。于是,我的心里便会生出许许多多的状况来——害怕突然之间从山中窜出鬼怪来。此时,我不要父亲提醒和催促,定会拼命地追赶着,甚至大声喊着父亲。

渐渐地,我和父亲翻过了山顶。他指着山脚下还冒着袅袅炊烟的那栋土坯房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姨驰的家。"此时,我像乎乎地站在山顶上挥动手臂高喊着:"姨驰!我来了!"那时,我又何曾知晓姨驰会听见呢!

第一次来到乡下,我对这里的一切感到很好奇又感到很新鲜。我随意地扒了几口饭,便出去探个究竟。

外面的鸡鸭,不时地伸长着脖子在地上啄着虫子,两条大水牛慢条斯理地在路边悠闲地走着,嘴里还不停地在嚼着。

这时,姨驰从厅堂里走出来对我说:"我听你父亲说,你还会背诗?""嗯!"我心不在焉地告诉她。

"那,《悯农》是谁写的?你晓得哦?"

"李绅!"

"你背给我看看!"

"好!你听着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姨驰,我背完了。"

"乖孙!还真一字不漏呢。"

她稍微停顿一会后对我说:"你要懂得农民种田是很辛苦的,一粒粮食一粒汗。所以,你从小就要养成爱惜粮食,尊重他人劳动的风尚。"

"姨驰,我晓得哒。我就去把那碗饭吃完。"

那时候,我又何曾知晓姨驰考我背诗后面的良苦用心呢?!

当我从上个世纪走回来的时候,窗外的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是雨!赐予我放飞思念的宝贵时间,让我走进曾经的岁月,找寻到儿时久远的童年纯真。

诗歌

■原载《文艺窗》

南瓜花公主(外五首)

王珍

我梦里的白水河经着星星
白米饭晶莹如雪
贫寒真是伟大,悲伤也是甜的

苦瓜在太阳下越长越修长
南瓜花也像位公主

去收拾炕吧,去切西瓜
去见我的母亲
听她唤我的乳名

美好的时辰

有时我坐在草垛上看天
火烧云染红了我的脸

傍晚的田野和树叶在茂密的枝叶间
露出我乌亮的眼睛

有时我奔跑在湖边,身影野鹿般机灵
白云大树倒影在湖中
画面干净得像一场电影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辰
我曾跟我的牛群成为朋友
那么多的花果长满了枝头

我抱着采摘的花果飞奔在坑洼的山路上
一群的小伙伴跟在我后面
响起沸腾的欢呼
那纯粹充满着整个时代的清朗
到如今依旧如此明晰

平凡的生活

满地龙葵草——大地新鲜的来答
鲜花从山坡要送至家门口
柳色杏桃子轻
风中还有白杨叶的香气

我坐在阳台上
金黄的蜜蜂满满全身
暖和,自由,美妙难以言传

他们在洗衣,做饭,唱歌
他们真幸福,人一生就该如此啊
太阳一直这样暖和
人们一直这样善良

12月寂静的夜晚

人世荒凉,我一人站在街上
西风像苦难的亲人,双眼凄厉

墨雪啊,变年的芦花般纷呈
我听闻阴身布满群山深处的歌

12月寂静的夜晚,如此冷
如此深沉的大街上到处是陌生的人们

越来越多的头颅在滚动

认识越多的人,越孤独

越来越多的头颅在滚动
那黑色的海洋荡漾
——陌生的眼神

我恐惧人生全部的未知
在第一次的饭后,最后一次的晚餐
我认识了孤傲的自己

越来越多的头颅在滚动
一片人海
我永生的隔阂

多年以前的星罗山

多年以前我在星罗山放云
我放放过的牛群与星星,都在山顶栖息

我的命像苦耳一样硬,长满触角
远方看见我,长袖如飘扬的旗帜

多年以前我在星罗山唱歌,天空地旷
黑夜躺在白云上,我不懂什么是绝望

走过长长的无人的山坡,风声在耳边被吟
我感激谁创造这美好的世界

多年后星罗横布的夜晚,我还是那个
放云的孩子
一介草民数着天上的星星
他站在屋顶就像个英雄

散文

■原载茶陵县《南浦潮》

吾名·吾乡

八点水人

经常会被人问起我的网名"八点水人"的由来,不如就网名缘由写篇文章,以周告大家。

吾名源于吾乡。

名由乡来,以乡为名,对我来说,算得上是对生养了我的地方的铭记与怀念。每个人都有自己深爱的故乡,在每个人的心底,故乡永远是最美的。那么,吾乡又是怎样的一番模样呢?

吾乡美丽,但非"物华天宝"。它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寨村。那里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连,形状宛如一个簸箕。从外面看一看,根本不知道里面还藏着村庄人家,可依路而行,到了村口就会发现一片别样的风景。两棵有些年代的大松树巍然屹立在村口,大山环抱的十几亩大小的土地上几幢土砖瓦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几缕炊烟袅袅升起,几个小孩和小狗在玩耍,偶尔会听见几声犬吠。一片水塘占了这块土地将近三分之一的面积。三五只鸭子在水塘里嬉戏,水塘的岸边长满了兰花草、鸭尾草、宫粉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野花野草。池塘往外,是一片菜地,再往外,则是簸箕口处数十亩连在一块的水田。说这里并非物华天宝,是因为这块土地上种植的东西很平常,水田种水稻、菜地种蔬菜;山上生长的树木也是南方极为常见的香樟、枫树等等。总而言之,这里很普通。

吾乡也绝非"人杰地灵"。世居此地的(范围似乎还必须以此地为中心稍稍扩大一点),大致有四五个姓氏家族。其中,尹姓家族最为庞大,多少算有些功业。但据族谱记载,尹姓家族最辉煌的历史也不过是曾经在湘军时代做过提督之类的官。至于其他的几个姓氏家族就更不消说了。

说吾乡并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还有另外值得一说的原因。那是在一个大风大雨之夜,村口两棵宜插云霄的大树竟然同时轰然倒下。也许是少了这两个"卫士"的守候,自那以后,村庄的命运轨迹出现了改变。村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离奇地相继去世,在风水先生的建议下,世居此地的人们纷纷到村外寻地"安营扎寨"。人们举家迁徙的同时,牲畜被一一牵走,房屋也被一间间拆卸掉……顷刻,"簸箕"里剩下的只有瓦砾和一塘死水。

到现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尽管吾乡遭遇如此劫难,但我却依旧深爱着这块土地。我时常会想起在那里发生过的点滴美好回忆。

就在村口那两棵老树旁边的小溪里,我曾经使出浑身解数,捕获了一只比当时我半个巴掌还要大的螃蟹。当晚母亲为我油炸烹饪,因为是第一次吃螃蟹,而且又是自己的战利品,所以整个螃蟹被我吃得片甲不留。那个美味啊,呵呵!乃至到后来虽然我有幸品尝到了阳澄湖大闸蟹、至山湖蟹,甚至是日本北海道的深海大蟹,但坦率说来,没有哪一只能够比得过现在看来根本谈不上大的记忆里的那只螃蟹。

每到春天来的时候,我会和几个小伙伴去山上采摘杜鹃花、蕨菜、茶树笼,去各处乱挖乱篱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夏天来了,我们会串入那口池塘,驱赶那群悠然自得的鸭子,与它们争抢鱼儿;秋天则会爬上树去收获野生板栗和茶籽,去油菜地里掏鸟窝;冬天则会叫上自家的狗一块去雪地里追赶野兔。无论是哪个季节,这里都是天堂。

不知何故,当我离故乡越来越远的时候,我对它的思念却越来越浓郁,真可谓是魂牵梦绕。在北京上学的一个夏季,我有了这个网名(兼笔名)——"八点水人"。取此名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出生于夏季,天生好水,喜欢水"柔而韧"的品性,更主要的是出于纪念那个已经消逝在历史尘埃中的上善若水的故乡。

记得有一年,我去附近的山上给奶奶扫墓时,向下俯瞰,原来房屋矗立的地方已经被一片绿油油的菜地所覆盖,曾经熟悉的地方变得很是陌生。但不知为何,当我看到那片惹人眼的绿色时,另外一种欣慰之情不知不觉涌上了心头。我们是多么希望这块土地什么时候能够复苏,重现生机啊!而如今,眼前的这番景象,似乎正向周围述说着另外一个崭新的故事——昔日的生命已被另外一种载体所伸展、延续,正进入另外一个春风秋雨洗礼的新轮回。难道不是吗?

最后,告诉各位,吾乡的乡名里面有三个"水",在地处湘东南茶陵、攸县、安仁三县交界处,名"潭湖冲"是也。

小小说

■原载攸县《攸州印象》

男人和女人的风景

苗德胜

西沉的太阳殷红,变成很不规则的圆点垂在天边,如沾湖印泥的手模拟在一张空白纸下端。苍穹下,一条不宽也不窄的河悠悠自远方而来,又悠悠流向远方去。

男人自东向西,女人自西向东,男人和女人心事重重地走着。

在河滩,一对陌生的男女不经意地相遇。

河边真静。男人说。女人"嗯"了一声。男人又自言自语分析,现在有电视、音响什么的,一下班人就缩在家里,要不就上了舞厅或歌厅舞厅。女人又"嗯"了一声。

男人听见女人未表示友好的声音就打量了一下女人,男人见到女人脸带几分怒气。

男人的思绪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就明白了八九分。也许,这是已结婚的人之经验。男人与自己的女人吵了嘴,女人气冲冲地回了娘家,男人才来到河边散散心。

你好像与人吵了嘴,男人说。女人只瞟了男人一眼又愣愣地望着河面。

男人不灰心,他知道人有倾诉欲喜欢向人倾诉,那怕是生人。于是,男人没头没脑地劝慰了几句,果然,女人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女人的丈夫嫌女人手脚慢,晚饭迟迟弄不出来,耽误了他外出打牌的时间,吵得女人未吃晚饭生气跑了出来。

同病相怜啊。女人在男人面前释放着胸中的闷气,男人在女人面前倾吐心头的块垒。

不知不觉,夜深了。

女人说,回去吧。男人嗯了一声,说:"是该回去了,太晚了你那位又会骂你。"女人"嗯"了一声,说:"这倒不怕,我巴不得他找岔子,我们好分手,与这样的人在一起真的过不下去了。"

男人一段莫名的兴奋,觉得扰言未尽,但现实太晚了,男人约女人明天再到河边来。

第二天傍晚,男人和女人如约而至。两人一改昨天那种悠容,男人和女人都很精神。

女人说:"这儿的风景真美。"男人说:"是很美。"接着男人和女人都坐下来观看着风景。

男人的眼睛长时间在河面上巡视,他说他喜欢河流,流动的河引发人的激情并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女人的目光在对岸的宝塔上停留了好一会儿,说她喜欢古建筑,古建筑雅典美丽并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觉。

就这样,在优美的风景里,男人和女人马拉松式地交谈起来。

男人透露,他执迷现代诗,自己曾在报刊发表了好几首。女人声称自己喜欢听美声歌曲,本人在学校曾获得歌曲比赛美声唱法一等奖。

有了诗与歌,男人和女人更有了共同的语言。由诗与歌而引向男人和女人各自对人生的理解。在诗与歌中,男人和女人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分手时,男人说:"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女人回了一句:"你是一个不错的男人。"男人激动地约女人明天再来。

第三天傍晚,女人姗姗来迟,男人在河边耐心等待。

女人来到河边时,欲言又止。男人盯着女人张了张嘴也没发声。沉默了一会,男人憋不住,以报复的口吻说:"我与我女人离婚了。"女人惊了一跳,如同一个炸弹扔到了自己的面前。

未等女人回过神来,男人又说:"你与你男人离吧,我向你求婚。"

仿佛炸弹爆响了,女人大声喊叫:"你疯了!"

男人说:"我没疯,我们可以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你与你男人离吧。"

女人呼号:"这绝对不可能!"

这回轮到男人惊异了,男人说:"你不是说巴不得与你男人分手,说与这样的男人过不下去了吗?"女人的脸涨得通红,女人说:"那是我与我男人吵嘴后说的气话呀!"

男人和女人一时语塞,两人凝望地呆立在那里,定格在有河流和宝塔的风景里。